

GIACOMETTI

贾珂梅悌

黄琪 著



著者以采访、研读、思考和独特视觉体验为基础，以图文并举的方式析述西方现代重要艺术家贾珂梅悌和他的创作。贾珂梅悌的艺术与人生密不可分，“人及人的生存”是其主题，“真实”是其核心，“寻找”贯穿其始终。贾珂梅悌生长在瑞士，长期生活在巴黎，书中也讲述了他的家乡和亲人，讲述了他的朋友萨特、热内、贝克特、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卡铁尔-布勒松和鲜伊代克。

◎西方艺术史论名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西方艺术史论名著◎

贾珂梅悌

GIACOMETTI

黄琪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珂梅悌/黄琪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朗朗书房·西方艺术史论名著)

ISBN 7-300-05320-3/J·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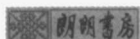
I. 贾…

II. 黄…

III. 贾珂梅悌—传记

IV. K835.2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7137 号



西方艺术史论名著

贾珂梅悌

黄琪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5351(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宝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5 × 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7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00 000

定 价 18.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本书基于苏黎世湿地出版社 2000 年到 2002 年在中国十六个城市举办之巡回展及出版的图录《双艺合璧 鲜伊代克镜头中的贾珂梅悌》，由原策展人及编辑著述。由于展览及图录系不赢利的文化项目，为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本书图版得到瑞士摄影家鲜伊代克、瑞士《新苏黎世报》、瑞士贾珂梅悌基金会及瑞士苏黎世湿地出版社的无偿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

This book is based on the previous publication entitled *Two Arts on a Jade Stone: Alberto Giacometti seen through the camera of Ernst Scheidegger* published by Edition Voldemeer Zürich in 2001. The exhibition bearing the same title, a non-profit cultural exchange project curated and organized by Huang Qi, featured photographs by Ernst Scheidegger relating to the life and work of Alberto Giacometti presented on thirty-six large Chinese hanging scrolls. The exhibition was shown in sixteen cities from December 2001 to June 2002 (Shanghai, Nanjing, Hangzhou, Ningbo, Shaoxing, Nanchang, Kunming, Chengdu, Xining, Dalian, Changchun, Taiyuan, Handan, Shijiazhuang, Tianjin, Beijing) and attracted more than 130 000 visitors. In preparing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the author has drawn from a wealth of new sources and materials and engaged in extensive discussions with friends of Alberto Giacometti and scholars familiar with his oeuvre. The publisher and the author wish to express special thanks to Ernst Scheidegger (Zurich), the Verlag Neue Zürcher Zeitung (Zurich), the Alberto Giacometti Foundation (Zurich), and Edition Voldemeer Zürich (Zurich) for their valuable support.

Copyright © 2004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and Huang Qi (Zurich). Copyright © for illustrations: see photo credits. Copyright © for the works of Alberto Giacometti: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ADGAP (Paris), and VG BildKunst (Bonn),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次

犹在心目	(1)
------------	-----

望尽天涯路

贾珂梅梯在他朋友的眼中	(9)
-------------------	-----

洞户寂无人

贾珂梅梯和他的故乡贝盖尔	(37)
--------------------	------

月出惊山鸟

贾珂梅梯和他的巴黎角落	(65)
-------------------	------

天寒红叶稀

贾珂梅梯逝世的日子	(123)
-----------------	-------

灯火阑珊处

贾珂梅梯雕塑在原有的氛围	(141)
--------------------	-------

附录五则

贾珂梅梯生平大事记	(200)
-----------------	-------

翻译人名中外文检索	(205)
-----------------	-------

主要地名中外文检索	(210)
-----------------	-------

引用文献及采访索引	(212)
-----------------	-------

图版索引	(215)
------------	-------

犹在心目

心的一角被贾珂梅悌作品牵系已经十年了。还记得,是刚到瑞士的一天走进博物馆,和朋友一块儿去的,山鹰不能来,要做实验。还记得是深秋的下午,踩道时总想绕开片片脆黄嫣红的落叶。倘若那流溢秋光里我哪怕能稍微想像得到,有一日会在灵魂迷惘孤寂的行路中仅仅与贾珂梅悌的作品为友,与它们交谈并和它们长久地一次次地在一起,我一定立刻逃回祖国。

十年了,我们出国时尽量带衣物及用具,箱子塞了又塞,怕超重还拖到街上去过秤,实在装不下了便省去茶叶。还有那许多梦,不喝茶,能行。在异乡对热茶的思念中,我们学会了喝生水喝饮料和喝咖啡。2000年暑夏,揣上完成的译本去拜访久违的王世襄老、去拜访不曾相识的一位女作家,为这本书通向中国民众求一纸题签、求一篇前言,我都得到一杯热茶。小心翼翼地让茶水润入口舌、流入肺腑,我又踱回了初识贾珂梅悌作品那个美丽的下午,还有接下来难以入眠的夜晚。躺在床上,眼前老撞出那些作品,特别是那只手和那座狗。说不清是被什么东西打动,其实并不很在意,脑袋里满满的:辟邪、说唱俑、敦煌迦叶、大足观音,以及从小看熟的筇竹寺罗汉。还是难以入睡,迷迷糊糊中突然看见八大山人的画,启功老对我说过:“八大画的不是鱼,不是鸟,他是画他自个儿。”

“贾珂梅悌不喝茶吧?”我去问鲜伊代克(Ernst Scheidegger)先生,他住得不远。“不,贾珂梅悌不喝茶。”噢,这个阿尔卑斯山中的人,不捧茶盏,大概就不在意人生也可以慢慢“品”,艺也可

以慢慢“游”，成长的岁月里也不用顾及“成教化助人伦”，他只为自己创作，最初递给他画笔塑泥的是宽容的画家父亲和大度慈悲的母亲。“是的，我绘画和雕塑。自从我第一次拿起笔来，试图完成一幅速写或一幅画，就是为了抓住并揭露一种真实。从那一刻起我就同样为了保护我自己，为了养活我自己，为了我的成长。同样，我还为了支撑我自己，使我不放弃，使我尽可能地去接近我自己的选择。我还为了抵御，我要抵御饥饿与寒冷，我要抵御死亡。”在知天命之年贾珂梅悌这样说，而他的第一幅“画”在一岁时就完成了，是他自己用赤裸娇嫩的身体涂着颜色滚上了父亲的作品。事实上，这个山里人在几十年间都不能靠艺术养活自己，他和弟弟一起设计实用的家具和灯具，当冬天煤短缺面包也不够时，他却真的不放弃，抵御住了，确切地说熬住了饥饿与寒冷。这个固执的山里人事实上也常常不会保护自己，老朋友毕加索如日当空时他偏偏把为其做的胸像收在屋檐下，他偏偏沉默，当毕加索问到他头上时他又偏偏说，老友的一些作品他不欣赏。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了，刚三十出头那会儿，在巴黎正被评论家看好、被超现实主义圈子视为“自己的艺术家”，他却听到了这齐唱中的单调与重复，毅然一甩手，把一屋子的领军人物和朋友关在了门后。接下来十年没有展览机会，他也就是不学学“应景”，若干年后成名了，他并不在乎声名和金钱。替朋友打抱不平，他竟然从“威尼斯双年度艺术展”撤回作品，同样替朋友打抱不平，他就与画商麦克特绝交，这可是一位对他举足轻重的扶持者。

贾珂梅悌这个固执的山里人不会喝茶，不懂得“游于艺”，却知道“解衣般礴”，他要解的“衣”还超乎寻常的厚又超乎寻常的多。少年时曾省下旅馆费和车费买得一本罗丹的作品集，紧攥住在雪夜跌跌撞撞走下山谷，青年时又把无数周末泡进了卢浮宫，可当他重新面对模特儿、面对一个“人”时，却相觑了：在他和对

象之间隔着太多“作品”，似层层布帘，“我只想做出一个头像，正如我眼睛所看见的那样”，这个山里人便开始了解除布帘的劳作。艺术学院里他本是夹在高大同学中羞怯的小弟弟，可学业与创作对立起来了，“我只在乎生活，只想把触动我和使我感兴趣的事物变成作品”，这个山里人便解除了师门，只私淑自己之所爱。还是有累赘，他又解除了一度迷恋的“意念”或“比兴”之外衣，作品就是男子、妇女、头像、猫、狗，每个个体却成为了普遍及一般的存在，即使那些冠以真实姓名的肖像也不外于普遍的个体。还是有累赘，他又解除了得心应手的“经营位置”和“设景”之外衣，男性人体最后只单纯地迈出一步，女性则毫无动作地站立着，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再被抹去。还是有累赘！在逝世的前一年他甚至说，余生可用来描绘一只椅子脚，就一只椅子脚。他的知音、人类学家和文学家勒礼思(Michel Leiris)是理解他的，“贾珂梅悌总是直接拿起手边的材料就走向一件作品，从不让任何美的形式在其中左右自己。”毕加索也还是理解他的，“大多数雕塑家都被风格的问题所困，看不到事物的基础。而对于贾珂梅悌来说，只有一切细节都被遗忘的时候，才能产生雕塑。”

贾珂梅悌给自己剩下一条险路，如在家乡的贝盖尔(Bergell)山谷爬上玛罗亚(Maloya)隘口。他要到哪里去呢？用笔和刀划透了墙壁，用烟蒂烧焦了地板，他的足迹似乎只深陷在斗室的方寸之间。家乡的老邻居告诉我，从小这孩子就不贪玩，可以好多天一直待在画室里。就是这孩子每年焦躁不宁地等待着雪，等雪把大地裹住好让自己藏在小洞里。这个孩子后来在巴黎，从青年学生到世界名人，过的是千篇一律的日子，“一块塑泥、一团石膏、一幅画布、几张速写纸，他就能幸福”，著名摄影家布拉塞(Brassaï)说道。战时几年在日内瓦，每天他也只与作品在旅馆狭窄的

房间中共同“面壁”。噢，贾珂梅悌是在他的斗室中积跬步和至千里。斯是陋室，但他把自己的梦自己的理想刻进了墙壁屋脊；谈笑有鸿儒，巴黎当年特有的咖啡馆生活中，他碰撞的是现代文明最敏感最不安的灵魂；往来亦有白丁，酗酒者、流浪汉、同性恋等边缘人也成为他的朋友，妓女也成为他的模特儿。“当她们走在街上时，我看她们是妓女，当她们还原成人体站在我面前时，她们就是神”，这是贾珂梅悌说的。一花一世界，像他最心仪的塞尚一样，他知道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同时就是本质、本体、原创的“人”。仁者，人也，贾珂梅悌是要通过险路把艺术本身还原为目的，是要使艺术回到“人”，他没有行装，孤独勇敢地上路了，他又与他的朋友、他的时代非常贴近地走在一起。贝克福特曾经与他同行，在巴黎共同漫步的沉沉深夜，一定有天籁之音托付他俩为人类孤苦的灵魂留影造型。于是贝克福特为《等待戈多》栽下了惟一的一棵树，贾珂梅悌做出了树林、广场的群雕，却让其中每个人都不与另一个人相视相遇。热内(Jean Genet)曾经与他同行，当热内双手交给他《一个小偷的日记》时，他对自己的这个模特儿、一位真正从流浪汉成长起来的文学家肯定地说：“您真美！和所有人一样，不是吗？一点儿也不多，一点儿也不少。”

贾珂梅悌走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路上——“一个盲人在虚空中摸索着伸出自己的手，这虚空是黑暗或是深夜”，他描绘自己；“毕加索是找到者，贾珂梅悌是寻找者，确切地说是一个找到了‘寻找’的人”，有位艺术史家描绘他；“需要解决和必须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怎样用石头做一个人，而这个人又不被石化”，萨特(Jean-Paul Sartre)分析到。贾珂梅悌肯定知道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能解决的，但他更知道，守住惟一的险道，向着远方微弱的亮点推进再推进，就能“抓住并揭露一种真实”。这个山里人就选择了去冒险，他让自己拥有最大限度的自

由，“无论最终是得到还是失去，都是我的愉悦”。这个山里人就如同自己贫穷的乡邻，一日也不歇息，一日也不怠慢，年成不好时也不埋怨，只是不懈地劳作、劳作。整整十年，山里人贾珂梅悌被“空间”所困扰，那些小到几厘米的作品就是对这困扰的真实记录。有一天，它们终于在巴黎展出了，当人们给予每件小小作品一个七八米见方的空间时，它们每一个都立即栩栩生辉，毫不犹豫地调动起这个空间、撑满住这个空间。整整一生，山里人贾珂梅悌停留在雕塑的莽荒时代，只知用双手在泥块和石膏团上抚整着、倾予着、祈愿着……“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终于有一天，他的“人”有筋有骨、有灵有肉、自尊自重、抖抖擞擞地站立起来了！漫漫一夜秋风，他们是新的世界：他们带着自己的空间融入了我们的空间，不是霸道地切割或占领，而是以起伏淋漓的肌肤和轻盈谦逊的体格生长着，在每一滴露珠的响动里震颤着，在每一丝清风的敲击中呼吸着……。漫漫一夜秋风，他们是新的世界：他们不陌生于你身边每一个走在街上的人却又分明是一种精神的影像，是人类得以延续的精神吧。孱弱、无助却曳曳地挺立着，不无伤残，不无怀疑，却走着寻找着，走在指尖的瞬息——走在星空的伫延……！在贾珂梅悌的“人”面前，以往的许多人体雕塑突然都像被冻僵了，突然都摇摇晃晃，潜伏进一种撒谎的危险。贾珂梅悌这个山里人，这个固执勇敢诚实勤劳的山里人，似在用双手把自己的雕塑揉成“水墨长卷”：他把有内涵的“笔墨”揉进去了，他把可流动的“时间”揉进去了，“显现”的瞬间连连绵绵，他的长卷笔酣墨沉，游云惊龙，千岩万壑，谿山无尽。

这个山里人有了自己的世界，他的头发渐渐花白稀疏了，他的骨血流入行走的男人、威尼斯妇女，还有那座孤美的狗。作为一个没有做过父亲的男人，这些作品是他特殊的“孩子”，他知道

自己总有一天要送走这些孩子，他们将长久地长久地活在人间，可他就是不能割舍，所以他总是一次次重新开始，所以他总是不会结束。这些孩子要出家门了，贾珂梅悌又看了看斗室外的泥污，还是实在放心不下，他目睹过战争与死亡，亲历过寒冷饥饿与爱恋，失去过亲人，他知道人生是巨大飘摇而又无常的，还伴随着很多的凄苦……山里人贾珂梅悌举起悲怆的大手再次劳作起来。最后，他让每个幼小的孩子带上大大的底座，他让每个稍稍成年的孩子长出一双大脚……这是他用心血铸给他们的一方土地，这是他们为之砺就的一点点安全感……他是想让他们在人世上不要轻易遭到凌辱，他是想让他们在人世上能够躲开无情的伤害……他把心操尽在了这些孩子身上，自己便在雪里消融了……。“在这间屋子里有一个人正在慢慢地死去，他在消耗自己，正转换自己，在溶入到他的女神中去”，热内在好多年前就说过。贾珂梅悌是累死的，医院查不出任何病因。“他的心扔下了他”，他的另一位老朋友阿拉贡在他去世的第五天写道，“他的心也扔下了我们。现在我们必须承受着来称量，失去这颗心的重量是多少”。

贾珂梅悌的“孩子”得到了人们的厚爱，有的人还为他几个孩子镀上了真金。幸，或是不幸？苏黎世艺术之家博物馆没有镀上真金的作品，但其中的“贾珂梅悌展室”位于尽头高层中，如一个小小庙宇，掩立在历代艺术品重山复水外的陡岭。如果穿行于现代艺术的展厅而到达这里，刚刚惊叹过的一些名作显得张扬了、霸道了，有的还露出几许媚俗，因为你立刻就进入一种回荡着的宁静、一种过滤中的沉谧。如果穿行于古典主义至印象派的展厅而到达这里，还在闪烁的数幅斑斓佳构反而有点模糊了、黯淡了，因为你总会被一种真实的灰色微微震惊。当年就有人规

劝过贾珂梅悌,他却问到,灰色不也是一种颜色吗?是的,也有人说巴赫的音乐是灰色的,也有人说大海下的焦石是灰色的。正是这沉谧和灰色,贾珂梅悌的沉谧和灰色,构成缓缓的灵魂的呵护,你甚至忍不住伸出手去,要去抚摸那些铜石的肌肤。贾珂梅悌给予的空间是平等的,可停下脚步自在地思念朋友,回想童年,有时还会碰上几双仅仅对视过的眼睛。有一个逝去的人我每次都怀念,她是我们从前在北京的邻居,一位善良的残疾大姐。贾珂梅悌给予的空间是悠远的,几年前,从中国良渚和三星堆来的“神人”站在这家博物馆另一尽头的大厅里,我曾携友在两个尽头之间低想徘徊。还有几只“手掌印”我每次忆起,它们藏卧在沙漠顶端的岩壁,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祖先用整只手涂满红色轻轻压按上去。

贾珂梅悌给予的空间、贾珂梅悌给予我们的那空间还是宽厚的,“他是一个厚道的人”,鲜伊代克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是的,我懂得我相信。是的,贾珂梅悌给予的空间是宽厚的,在这里,你会流出心底的眼泪,然后你也许会试着拾起藏住这些眼泪,然后你一定又会辗转撬开这些眼泪,已悄然是另一个凉旷的清明:山色有无、钟声远近、寞寞行去……

此文原载渥地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双艺合璧 鲜伊代克镜头中的贾珂梅悌》。同年,苏黎世艺术之家博物馆对“贾珂梅悌展室”进行搬迁改建。我和鲜伊代克先生及许多人一样,对新的陈列风格感到有些陌生。

望 尽 天 涯 路

贾珂梅悌在他朋友的眼中

一座山峰，在一个时刻缓缓走向海，一路忘掉不少旷裸岩石。它们远看凹凸皱褶倔强，千年岁月落下只当一瞬。愈近，隆起深陷富润如初始生命，想像滚动在其间，很轻。

吉多·贾珂梅悌(Guido Giacometti)是贾珂梅悌家乡一位作品很少的诗人。他与贾珂梅悌同姓，也是贾珂梅悌的朋友。这位如今生活在意大利的老人回忆起年轻时在村里的一天。

走出小餐馆，他碰上贾珂梅悌和另一个朋友。

“好多次了，我感到一种舒服，当我和阿尔贝托在一起的时候。但又不真的是舒服，而是融到近乎慈祥的氛围里。或者，就是舒服，是被风吹乱了头发时的感觉，是在具体空间中无法定义的，是一种迷惘，对了，还是很美的。也许更像一股气味，久久藏在地下石缝里的古陶片，就散发这种气味。

“那一刻我对自己说，你现在必须从你的洞穴里走出来，你必须参与，你必须打开你自己，这是你的机会。我在那一刻还感觉到，他们俩也有洞穴，或说也有过。

“我在我洞穴的深处留下了一个记号：一道小刮痕，在岩壁上、在几乎漆黑的地方。我可以离开我的洞穴，因为我能重新找到那刮痕，我能回去。哦，一个记号和着气味，我自己洞穴的气味。

“阿尔贝托从来没有和我谈起过他的洞穴，从来没有。也许他感到了，我也是一个‘洞穴人’。

“一个人很少会谈起他自己的洞穴。如果他那样做，那一定



只跟很喜欢的人，非常喜欢的人。也可能，一辈子都没这种机会。但人们总在猜测在感觉，互相看着眼睛，又越过眼睛看着远处。

“雷雨，闪电，风，还有落日（这时我总是—一个人在洞里）。

“风对于洞穴非常重要。它吹刮进洞，使某些东西消失，还使一些东西平息。

“我从来没看过阿尔贝托做雕塑，看他怎样用小刀从泥团上一片又一片地削去。

“随着风，那些小小的神迷迷的雕塑从洞穴中诞生了。它们来自很重的材质，出生得很吃力。然后，在两只手中长大。”

山里人贾珂梅悌不满二十二岁来到巴黎，作品渐渐出现在展览中。文学家和人类学家勒礼思发现，这个阿尔卑斯山中的青年有新的“拜物”感情，用石头和青铜做成了口粮，唤醒着人们视觉的食欲。

“如今的艺术作品，尽管是在人的手中完成，对于我们却比自然界物体要陌生。这些艺术作品只是自然界的‘下属’或模糊的‘镜子’，是自然界无力和滑稽的倒影。它们不再能构建我们内心之爱的对象，不能成为我们心灵的‘对极’。

“所以，今天那些几乎没有自主性的艺术作品使人觉得透顶地无聊，比下雨天还无聊。雨丝毕竟比滴水要离我们近些。美丽、细小、下落的雨珠会使我们忆起眼泪的形状和咸味，雨的潮湿渗入我们肌体之时，还让我们想起柔情，爱或感动时的那般柔情。